



三节草

余泽
江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节草 / 余泽江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2

I ISBN 7-5059-2712-4

I.三… II.余…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73099 号

书名	三节草
作者	余泽江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发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谷军
印刷	北京新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80 千字
印张	15.2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2712-4/I272
定价	48.80 元



余江 蒙古族作家，笔名詹育。贵州毕节市人。出身贫寒，放过牛、种过地、当过兵、打过仗。营职军官转业地方，任过主任、局长、秘书长等职，廿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写作，长期坚持，义无反顾。曾被《解放军报》、《新华社》、《人民文学》、《国防文艺》等多家新闻单位和杂志社聘为特约记者、创作员。先后发表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章，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飞飞》、《三节草》，中篇小说《华日卫士》、《贤妻似镜》等等。其业绩被收编入《国际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大辞典》等辞书。现任北京华夏文学艺术学院研究员，毕节市人民政府督察员，中华余姓历史研究学会副主任。

人 生 如 草

人说人生如梦，朦朦胧胧，如烟如雾，恍兮惚兮，亦真亦幻，昨日黄花，眼前山岚……都变成美丽记忆，或伤怀情节，且都付与苍烟夕照，不堪回首明月中了。

人说人生如戏，一场场地演绎下来，一幕幕地发展开去，小泣小诉，大悲大喜，山重水覆，柳暗花明，冲突不断，壮怀激烈……最后一声锣响，大幕徐徐落下，灯息人散，了无声息了。

人说人生如歌，人说人生如舞，人说人生如树，人说人生如土，人说人生如水，人说人生如火……总之，莽莽乾坤，大千世界，飞禽走兽，人山人海，都各有各的鸣叫，各有各的哼唱，各有各的说法，只不过因为境遇不同，景况迥然，态度有别，回响特异罢了，很难辩谁真谁假，很难说孰优孰劣，就更定不准谁美谁丑了。

因而余泽江就说，人生如草。草也绿意葱茏，生机勃勃，命途多舛，悲欢离合，如泣如诉，似哼似唱，不一而足。这当然并不是余泽江的发明创造，民间俗话早就说了，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泽江从中掘取，自有他的深意。是的，“三节草”是有点前途未卜，是有点不可知论，是有点宿命被动。但是，它无论时令，不

管环境，不避好坏，都要生长下去，都要生存下去，都要爱恨下去，都要繁衍生息，其生命力就特别顽强，其追求就特别执着，其志向就特别高远，不得不令人追抚，令人沉思。令人恋卷？

泽江当然是有点资格这么说的。这位被人称为有一股子牛劲的蒙古族汉子，曾经是鄙人的老部下，关系十分密切。如今论说哥们，要讲“四大铁”：“一块下过乡的，一块扛过枪的，一块分过脏的，一块嫖过娼的”。咱哥俩虽然只是一块“扛过枪”，但手中的钢枪都是闪闪发亮的，因而也是非常“铁”的。所以他的诸多经历和作为，都逃不脱鄙人的眼睛，不讲历历在目吧，也是即视即见，随听随闻的。老弟当过兵，做过军官，做过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更多的时间则是摇着笔杆子，写过训练营地和边防战地的新闻报道，亦武亦文，痴心执着。转业地方做县粮食局干部，市体改委主任，市乡企局局长，市政协秘书长等等，三年两载不断升迁，最后也才恢复到转业前的职级。尽管如此，依然痴心不改，笔耕不辍，搞创作，写小说，能官能文，成绩斐然。如此“脚踩两只船”，命运自然就如同逆水流舟，升降沉浮，如黄河流水七弯八拐地流淌，自然就不那么顺利。曲曲折折地体验下来，自然就有了十分深切的人生感悟，发出了人生“三节草”之浩叹。

泽江老弟关于人生三节草的感叹，不管叹的高，叹的低，叹的深，叹的浅，都不那么重要，惟其重要的，是他叹出了真情，叹出了实感，叹出了真诚。小说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能叹出的名堂很多，但要叹出真诚，确是很不容易的。也惟其不容易，才显得难能可贵。艺术的力量全在于真诚。学到这真诚，就只说这几句话。不成意思，聊以为序。

吴 昉 急就于毕节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故事梗概

出生在乌蒙山区深处一个极贫村寨的江波，十三岁就有了女人洪莲。因为这段奇特的婚姻，引发了很多曲折而感人的故事。在那个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人生最高境界的时代，江波、洪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依为命，长大成人。洪莲被聘用到公社作半脱产干部，勤奋工作，成绩卓著，忠贞爱情，出生入死的生活惊心动魄。江波光荣参军到了美丽的西双版纳，在部队的培养下，在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敢打敢拼，成为一级战斗英雄。来自杭州的支边女青年工程师楚先烈，被智勇双全的江波所撼服。江波牢牢把握对洪莲深情的爱，未向楚先烈敞开半点感情升华的闸门。围绕江波、洪莲、楚先烈三人的工作、生活与情感，小说第一部记叙了他们光彩照人的青春岁月。

正当江波、洪莲、楚先烈步入人生最辉煌的时节，洪莲在追捕迫害老干部的犯罪分子的斗争中不幸牺牲，使江波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打击。楚先烈因其父楚明轩解放前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长期在白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期被定为：判徒、特务、内奸、工贼，丢进秦城监狱而受牵连。受尽了折磨和打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某成员的千金李莎莎受尽手腕，逼迫江波与之成就一段畸形的婚姻，使江波步入了黑暗的岁月。在苦难的生活旋涡中，已是高官的江波失去了向命运挑战的勇气，破坛子破摔，一步一步走进了人生窄道。

人生三节草，谁知哪节好。黄河要拐九十九道弯，人生要过九十九道关。一个意外事件，使江波与老朋友楚先烈久别重逢。楚先烈虽受尽人生艰难和挫折，但其为人民谋利益、做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这个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在她浓烈的爱情之火的熏冶下，江波重新找回了人生坐标。他在知天命之年，返回依然贫穷如旧的故里，在楚先烈支持下，全力投入发展乌蒙水利电力的事业，为乌蒙山扶贫攻坚和脱贫致富，创造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成就，也为《三节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

江波十三岁那年就有了女人。

江波的这桩婚姻说不清是父母包办还是自由恋爱。

你不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在乌蒙山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普遍盛行早婚，十三岁定亲，这还算大的了，有的孩子两三岁，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姻。

在乌蒙山深处，鸡鸣三省的地方，有一处四周环山，山脚闪出一个几平方公里又宽又平的盆地。在盆地边缘依山傍水升起一座座小丘陵，在接近盆地的丘陵上住着几户人家，这就是坪岭寨。

坪岭寨前是一汪汪稻田，一条名叫清水河的小河流经坝中，浇灌着肥沃的田野。每当稻田灌满水，准备插秧的季节，太阳一照，这坪坝就像一颗璀璨夺目的珠宝闪闪发光。坝子四周矗立着九座酷像狮般的大山，个个狮头俯视着这明如巨珠的坪岭盆地。有人给它取了一个形象逼真的名字：九狮抢宝，又叫九狮戏珠。更为奇妙的是，寨子背后那座山，从山顶到坝中，有规律地从上到下长出九个小圆山头。每个山头顶端有一块很平的坪子。这九个坪子小的有半亩，大的有几亩宽。这里的人们依次把这九个

山头称为一坪岭，二坪岭……坪岭寨就坐落在九坪岭上。因而，这里又叫九子连珠。

坪岭寨子不大，只有七八栋低矮的房子。房子的柱头和板壁用的木材都是九狮山上盛产的铁杉，房顶上盖的是杉树皮或山茅草。九狮山上覆盖着原始森林，坪岭的这些房子，也是在紧密厚实的树林遮掩下，依林而建的，环境优美而寂静。这里是鸟的天堂、兽的乐园；山的世界、水的王国。要说，这么好的地方，一定是户富民丰，家乐人欢。其实，恰恰相反。坪岭离城镇很远，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交通阻隔，信息闭塞，物流不畅，大有与世隔绝，无人生存之境。人，毕竟是高等动物，不是一般飞禽走兽。飞禽走兽只要有吃的，死不了就行。森林就给飞禽走兽提供了这样一种生存的条件。人就不一样了，人有七情六欲，有很多很多的需求。在坪岭这个地方，只能给人提供一样东西，那就是粮食。就是粮食也不行。坪岭坝的大米，由于得天独厚的土壤和环境条件，米质优良，粒大颗满，煮出来的饭，面上覆盖着一大层米油，隔几里路就能闻到米饭的香味，故称“九里香”。从元代起，“九里香”就成了贡米。数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官员，一到稻谷收割的季节，就如同一拨拨蝗虫，把这里的米一颗不剩地全部刮光，留给百姓的是谷糠和累累鞭痕。

坪岭坝子产的“九里香”大米很出名，坪岭人的穷困在乌蒙山区也是屈指可数的。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三渡赤水，来到这个地方。毛泽东他们三人团在一户老乡家开会，找口锅烧点开水都没有。主人家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是用稻草编成的蓑衣遮丑。毛泽东难过得泪流满面，叫贺子珍分了条裤子给这家姑娘。周恩来动员红军警卫班，一个捐一样生活用品给这里的老乡。这当然是旧社会的事了。其实呢，解放十多年来，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变化仍不大。要说变化，就是全中国掀起大

炼钢铁的热潮以来，九狮山遭到了毁灭性的砍伐，原始森林一片片消失了。

江波家就住在坪岭寨的一间木房里。房子同全寨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江波家房屋侧面多了一个荷花池。一到荷花开放的季节，屋里屋外，弥漫着一阵阵清香。

初秋。一九五八年，江波初中一年级的時候。一天深夜，快十二点了。江波正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妈妈舒云陪伴着他，在一边纳着鞋底。

碰、碰碰。江波家木板门被敲得震山响。谁呀？舒云站了起来。又是：碰、碰碰敲门声。随之，一个颤抖的声音喊道：大婶，快开门，我是粟定。哟，是粟定呀？舒云把门开开：你怎么了，这么慌慌张张的。说着，朝江波喊道：江波，给你粟定哥倒杯茶来。

粟定喝完了茶，情绪才稍微稳定下来，他边用衣袖擦着嘴角上的水，边说：大婶，我遇到鬼了。江波听粟定这么一说，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粟定哥，现在时兴破除迷信，那有什么鬼哟。舒云笑着，拍了拍江波的脑袋：小孩子家，别多话，让粟定哥慢慢讲来。

粟定坐在火炉边，暖了几分钟，才缓过神来。他说，今天他去长青街上赶集，因剃头的人多收场晚了，离开街上时已是晚上十来点钟。走到老熊湾黑熊岗附近，被一个又高又大的鬼追了几里路。那黑家伙追他到大水口，大水口正燃着一大堆土皮灰。粟定从火堆里取出几根烧得红彤彤的火柴，掷向黑鬼，那鬼才停止追击，噢噢叫着，跑进森林。

粟定的讲述，引来舒云哈哈大笑：那是什么鬼啊，那是黑熊。要真让它给追上了，比遇到鬼还可怕。粟定打了一个冷战：黑熊？舒云点了点头：肯定是黑熊。前些日子上面喊大炼钢铁，青流大队组织好几百人在老熊湾伐树当炼钢铁的燃料。大片大片合抱粗的树木被破倒，送进炼铁炉中烧掉了。森林被毁了，动物们没

处安身，逃的逃，跑的跑，我还以为黑熊也跑了呢。粟定啊，你算命大。白天砍树的人多，黑熊只好躲起来。晚上它是出来寻吃的，你一个人黑灯瞎火的，闯进了它被毁了的家，它不把你当成仇人才怪呢。

粟定点了点头，舒云继续说：明天，你逢人便讲遇见老熊追你的事，让那些砍伐老熊湾森林的人停下来，让老熊有个安身之处。唉，造孽啊，好端端的森林，几天就烧了几大片，炼的那叫什么铁啊？铁狗儿。什么都用不成的。真可惜呀，森林被毁了，人和动物的美好家园也被毁了，将来子孙后代不知要遭多少苦难。粟定听完舒云这一席话，深有同感的说：大婶，你说的都是真话。但现在谁说了真话，就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你可不能对其他人说这番话啊。

舒云把锅安放在火炉上，给粟定煮饭：你是什么人啊。你是老江的警卫员。解放前后那几年，你和江波他爸出身入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解放乌蒙山区，打土豪分田地，剿匪反霸。那年要不是你舍身救他爸，他爸早就死在土匪头子李保合手中。1950年，要不是你爸你妈不开窍，硬不让你随军下四川，你现在恐怕也是干部了，还当什么剃头匠？我是把你当自家人，才给你谈这些的。不过，为了老熊有个安身之处，你就尽量把老熊追你的事情讲得脑火点，让那些砍伐森林的人收敛一点也好。舒云说着，用手擦了擦已湿润的眼睛，深情地说：我是担心这熊啊，会被遭踏得无家可归。

江波听了妈妈的话，好奇地问：妈，你见过大熊？舒云点了点头：怎么没见过？还不止一次呢。妈妈，讲给我听听吧。江波撒娇地依偎着舒云。舒云为粟定盛了热好的饭菜，把江波拥在怀里，讲起了她几次遇到黑熊的事。

1946年，就是江波出生那一年。有一天，舒云上山割猪草，

听到一丛树丛中有什么东西在扑腾，还能听到像小狗哼哼的惨叫声。舒云麻着胆子拨开树丛，看见一只像小狗一样的东西被猎人安的夹板夹住了腿。这小东西见了舒云，眼中流下了泪水，悲戚地看着舒云嚎叫，似狗又不像狗。舒云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套住“小狗”脚上的夹板取下来，看它双脚血糊糊的，又不能走路，舒云就将它放在篮子里背回家。江波奶奶一看，说，这是只狗熊。正好从游击队回到家中的江波爸爸江山，立即找来草药，给小狗熊包扎好伤口。小狗熊还不能吃东西，舒云就将供江波吃的奶水挤出一点喂它。大约过了十来天，小熊就能走动了。奶奶说，要快背它去黑熊岗。要不，小熊的妈妈找来可危险了。野兽它又不知你是做好事？舒云听了江波奶奶的话，就把小熊背到老熊湾，放它去森林里。可小熊就是赖着舒云不走。舒云只得坐在山上，等到天黑。小熊无奈，才朝黑熊岗爬去，边爬还边回头看舒云。

时隔不久，那时江山已是乌蒙游击队毕山支队支队长。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反动武装合力围剿毕山支队，江山负了伤，被游击队秘密将他送回了家。反动派不知怎么就知道江山在家养伤，调集了上百土匪前来搜查。游击队获得内线情报，粟定冒死来到江山家，舒云立即和粟定用门板把江山抬到黑熊岗洞躲藏起来。这个时候，小熊已长成小牛那么大了。舒云就在黑熊洞门口搭个棚子，把江山放在棚里。白天舒云以劳动为幌子，经常给江山送药送吃的，晚上，黑熊就睡在棚子外，守候着江山。敌人几次来江山家搜查，都没有得逞。过了两个月，江山伤情有所好转，就告别黑熊，回到游击队。

舒云说，这黑熊很懂得情理的。你有恩于它，他就要报恩。你欺负它，它就对你不客气。接着，舒云讲了她最后一次见到黑熊的情况。

那是一九五〇年，乌蒙山区解放了，人民欢天喜地，土匪也

狂奔乱跳起来。他们趁人民政权刚建立百废待兴之机，就兴风作浪，大肆抢掠老百姓财物，疯狂杀害共产党人。像江山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之家，绝对是土匪的眼中钉。是正月十二吧，还是正月十三？反正快过大年（元宵节）了，舒云带着江波、江涛早已入睡。突然有人打门，等舒云抱着江波和江涛起来时，土匪已砸开前门把江波奶奶捆起来，吊在门檐上。那时江山的毕山支队已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四军的一个营，江山任营长，率部参加成都战役去了。家中只有奶奶，舒云和江波、江涛。听见土匪砸开了前门，里屋的舒云一手抱着江波一手抱着江涛，开开后门，躲进了屋后的竹林里。土匪打着火把追进竹林，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噢”的一声，一只大黑熊冲进土匪群中。土匪们还没搞清是咋回事，就被咬伤了几个。待土匪们清楚地知道是遇到黑熊了，才一个个吓得三魂少二魂，哭爹喊妈地拖着伤兵跑了。从此，土匪再也不敢到坪岭这一带行凶作恶了。可是，江波的奶奶就在那次惊吓中，被吓出了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当年逝世了。江波听完妈妈讲述，高兴地说，妈，明天我到黑熊岗去找黑熊玩。舒云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今非昔比了。过去我们是黑熊的朋友，如今啊，人们把它们赖以生存的森林都毁了，它恨人类都恨到骨子里了，粟定哥被它追赶，就是它恨人的表现，你还能去找它玩？再说，恐怕它早就离开黑熊岗，钻进其它森林中去避难了呢。粟定连连点头，江波无奈地打着呵欠。舒云叫江波点上松明子，陪同粟定上楼安宿。

到了楼上，江波熄灭了火明子，就脱衣上了床。粟定边脱衣，边问江波：小弟弟，你几岁了。江波困盹地回答：十三。粟定说，找媳妇没有，此时江波已睡着。

第二天起了床，江波突然想起了昨晚上粟定问他的话，就拉着粟定说，粟定哥，你昨晚上问我什么？我没听清楚就睡着了。我

问你啊，粟定提高嗓音说，我问你找到媳妇没有。

江波脸一下红了，用小拳头擂着粟定的腰：粟定哥，你坏，人家还这么小。粟定笑着说，十三岁了，不小了。我像你这么大时，你嫂子都进我家了。对舒云说，大婶，我没说谎吧？小弟弟，你要是想要媳妇，说一声，大哥给你找。舒云笑着接过粟定的话说：他一天只知道俏皮，还娶媳妇呢！粟定若有所思地，又好像很慎重地说：大婶，江波如果还没定亲的话，我那小姨妹，倒挺不错的，我愿意当这个媒人。只不过，我那小姨妹大江波两岁，都十五岁的大姑娘了。江波妈不以为然地答道：大两岁，好啊，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两黄金万万两。

粟定的话，舒云没记心里，也没坚决反对。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乌蒙山区盛行早婚，十三、四岁的娃娃成亲是常见的事。舒云送别粟定时，粟定再次提出此事。舒云只是说，等江波长大再说吧。江波呢，什么屁事都不懂，早被几个小朋友叫着去玩了，还管什么找媳妇不找媳妇。

过了不久，又是一个长青街赶集的日子，放了学的江波正在家里的小方桌上做着作业。舒云收拾着家务。敞开着的角门外，走进两个中年妇女，后面跟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走在前面的那位妇女试探着问：这就是江波家吧。舒云热情地迎上去：是，请进来，你们……哦，我们是新场的，您就是江大婶？舒云点了点头，口中喃喃地：新场、新场？这记忆。那妇女见江波在做作业，就说：这大概是江波吧？舒云回答：是的。这孩子，有客人来了，也不招待客人。江波继续埋头做着作业：我做作业嘛。说着抬起头，一下看见那小姑娘，惊喜地跳起来：洪莲，你怎么……，怎么是你。指着洪莲给妈妈介绍说：妈，这是我们学校共青团的团支部书记洪莲姐。舒云和那两位妇女都惊喜。你们认识？洪莲不好意思地说：江波和我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他是今年才从成都转

学来我们学校的，还是班长呢。

原来前些年，江山为了让妻子少累一点，把江波、江涛两个孩子带到成都，读子弟学校。舒云离开孩子，又觉得没趣，上个学期才去成都把江波接回，转学到流水中心校读初中一年级，江波的弟弟江涛继续留在成都读书。边远山村女孩子启蒙晚，所以江波转学来，正好和洪莲同班。舒云听江波介绍了洪莲，才打量起这个小姑娘来。只见她头上梳着小辫子，辫子上扎着一朵粉红色的绸布花。大大的眼睛，弯弯的眉毛，红红的脸蛋，小小的嘴。长得眉清目秀，十分动人。身上穿一件大红灯蕊绒上衣，真有点鲜艳亮丽；下身穿着一条卡机青布裤，更显得婀娜多姿。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两个小酒窝一闪一闪的，江波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小洪莲。

舒云招呼客人坐下，令江波给客人泡茶，江波知趣地把沏好的茶倒在杯里恭恭敬敬地递到那两个中年妇女的手中。又跑进自己屋里，拿出一盒水果糖来递给洪莲：洪莲姐，这是我从成都带来的，一直舍不得吃，给你吧。洪莲不好意思地推挡着。舒云说：拿着吧，你们是同学，还客气什么？洪莲看了看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位妇女，那妇女点了点头，洪莲才从江波手中接过水果糖盒。

江大婶，我们今天赶集。粟定说他上次在你家丢下了一本书，叫洪莲来给他拿回去。她指了指那一直没讲话的妇女：这是洪莲妈，粟定的岳母陈远芳。我是洪莲的小姨，陈远芬。

舒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粟定真是当起媒人来了，但人家没挑明，自己也装糊涂。江波，你去楼上找找，粟定哥的书在不在床上？江波说，我给他放好了的。说着就去拿过来。洪莲接在手中，是一本《花木兰》的小画书。

还是洪莲的小姨说话：大婶，打搅了。说着站起身，准备要

走。洪莲和洪莲妈也站起来向舒云告辞。舒云哪里肯放，硬要她们吃点东西再走。洪莲妈连声说，还要到粟定家办点事，再耽误，回家就要赶夜路了。舒云才松开拉着洪莲妈的手，和江波一道把三人送到离家有里把路远的岔路口，一再邀请陈远芳姊妹和洪莲：有空就来家玩。并对洪莲亲切地说：你们读一个学校，在一个年级，放假的时候，常和江波来家玩。洪莲害羞地没说什么。

这就是江波和洪莲的相亲过程。后来粟定又来江波家，问舒云对洪莲满不满意。舒云说，我倒没什么意见，只是一则江波还小，正在读书，他爸爸要他好好专心学习，将来考高中、考大学，所以还不能给他们挑明；二则，儿女婚姻大事，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敢擅自作主，即使要谈这门亲事，也要等江波爸爸回来再说。但舒云强调说，江波和洪莲是同学，他们可以作为朋友来往，也欢迎洪莲经常来家作客。

粟定把舒云的意思转告了洪莲妈，洪莲妈也觉得是这个理。就说，那就摆一段时间吧，反正双方都还小。

婚事就这样摆下来了。

朦朦胧胧的江波什么都不懂，他也不管这些，只是觉得洪莲是位很亲切的大姐姐。在学校，洪莲是团支部书记，江波是班长，两人有很多事是要在一起做的。除了洪莲知道粟定给她妈谈过为江波做媒的事，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谁也不知道。洪莲虽还不是十分明白婚姻大事，但她偷偷听到姐夫粟定给妈妈讲的，把自己介绍给江波做媳妇。作为 15 岁的少女，洪莲模模糊糊懂得媳妇是啥意思。后来又听粟定给妈妈讲江波妈的意见，她也不觉得什么。对江波还是像过去一样，该商量啥事就商量啥事，二人在学校工作上配合得很不错，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两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第二年冬天，爸爸从成都回来，给江波带来很多吃的玩的穿

的。比江波小两岁的弟弟江涛也一同回来，也给哥哥带来很多小画书和学习用品。江波把作业拿给爸爸检查，科科优秀。爸爸很高兴，表扬说，还和在成都一样，这我就放心了。江涛也把作业拿给妈妈看，舒云说，我是睁眼睛，能看什么？江涛说，妈妈，你可以看红√和×，√多就好，×多就差。舒云翻了翻，看大都是红√，递给江涛说，你看看你弟弟的成绩有你好没有？江涛接过来说：哟，弟弟你的100分比我还多呢。江涛兴奋地说，不得100分，爸爸不准我睡觉。舒云接过话说：二毛，你在成都什么都不干，就只有读书，成绩不好，那怎么行？你哥回来，就不像在成都那样了，要帮我放牛、割猪草、捡煤添火、喂猪，什么都要做，每晚做完作业鸡都叫了。江涛听了，对江波说，哥，要不我也回来和你一道干事。江波说：别，你挨着爸。我和妈在家就行了。要说读书吗，还是在成都正规。我们乡下的学校，除了上课，什么玩的东西都没有。

江山说，这就叫城乡差别。我们共产党现在搞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这一代人将来是会有好日子过的。

舒云笑了笑说，你跟娃儿宣传什么共产主义呀。江山说，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要从孩子抓起。你不记得了？那一年，你大概也才十五岁吧，敌人到处追捕我，我跑到你家门口，无路可走。你给我打招呼，叫我往您屋里跑，我也没法，只好听您的。您把我藏在蚊帐背后，敌人进来搜查，快要摸到蚊帐了，你急中生智，用砍猪草的刀丢向鸡群，敌人被鸡叫声吸引了，就去捉鸡，我才躲过大难。后来你问我，那些人为什么追我。我对你讲，我们是为穷人翻身干革命的。那时您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后来跟着我们开了几次会，您不也懂得革命了？

舒云说，道也是，组织上叫我当区妇联主任那阵，我什么都

不懂，只晓得为穷人办事就是革命，又加上有您在一起，我有什么不懂，就问您。那时真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照顾，革命大家庭，多么亲切。要不是有这两个孩子，我不也和您一道出外干革命啦。

其实，也不怪这两个小家伙。解放了，组织上安排您进城去统战部工作。您说，农村也需要人，干革命也离不开农民，就坚决回家种地。江山深情地说：如果您不要求回家，现在也是县级干部了。

舒云说，管他县级干部区级别干部。有一次我问您，革命成功了，我们俩干啥？您回答说，我们俩回家种地。谁去想过当啥官？听了舒云的话，江山也有同感地说，是呀，那时提着脑袋干革命，最大的理想是自家有三亩地，不像现在的人，一参加工作就巴不得当官，官小了还不干。

两个大人只顾谈什么革命，回忆过去的往事。江波、江涛听了一下，觉得没什么意思，也不懂这些，就跑到外面找小朋友们玩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江波起床后带着江涛去山上割了一背猪草回来，妈妈已经做好早餐。在吃早餐时，江波对爸爸提出一个要求：爸爸，我有个好朋友，您给我的这些东西，我可以分一些给她吗？

昨天晚上，舒云已将粟定提亲的事对江山讲了。江山说，孩子这么小，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新宪法都产生了，我们可不能再带早婚这个头。舒云说，我也是这么给粟定说的。但作为朋友，我不反对两个小孩子有些交往，江波什么屁事都不懂，那姑娘虽然大两岁，也不涉大人的事，两个小家伙天真无邪，成了两小无猜的朋友呢。

时下，江波向江山提出这个要求，江山心里已明白他说的是